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

郭宝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文化 与 诗 学



#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

郭宝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郭宝亮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301-10282-8

I. 王… II. 郭… III. 王蒙-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859 号

书 名: 王蒙小说文体研究

著作责任者: 郭宝亮 著

责任编辑: 张雅秋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282-8/I·07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5 印张 238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作者简介

**郭宝亮**，男，1961年生，河北邢台人。1982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师范大学学术带头人。现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曾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与批评文章70余篇。

## 内容简介

本书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当代作家王蒙的小说及思想。通过探讨王蒙小说的语言、叙述个性、文体语境和作家文化心态等，触摸其内在文化精神，探讨其叙述个性、文化取向，揭示其心理蕴涵和社会文化语境，并呈现出王蒙小说的文体创新的意义和局限。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编委会

顾问：启 劭

主编：童庆炳

委员：钱中文 王先霏 程正民 朱立元

童庆炳 郭英德 金元浦 罗 钢

周 宪 陶东风 黄卓越 王一川

李春青（常务） 周小仪 曹卫东

##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圈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女权主义”批

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惟”这些东西为主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语境，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完全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

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过分“社会学”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面临学科体系受到冲击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如果不一味滑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一味坚持其二元对立的僵硬的方法,那么由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一些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展的广阔的空间。

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我们不必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化研究与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异同?一般认为,国外的文化研究是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特色是一种政治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晚期,早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文化的渗透所代替,是让人异化,舒舒服服地变成奴隶,成了奴隶还感觉不到。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关键的词语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地域问题和社群主义、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古今问题和新历史主义等。其研究是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而选取了这样一些话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艺学流派。我们的文化研究则要走自己的路,或者说要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实际来确定我们自身的文化诗学的思路。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文化诗学研究就其基本原则说可以有五点:

第一是历史优先原则。文化语境的研究,不论我们是研究现代的文学问题还是古代的文学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置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尽管绝对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难以追寻,但是无论如何难,我们还是要自觉地去。过去我们的研究也常这样做,但我们常常不够自觉。更多的时候,就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注意的是观点和形式逻辑,所以别的专业的人士常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所写的文章比较空。文化诗学应该自觉改变这种状况,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自然会凸现出来,自然会摆脱那种脱离现实的状况。

第二是对话原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研究前人的文学理论,都是对于作家、作品或原有理论家、理论作品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我一直主张古今要对话,古和今是两个主体,要进行对话,要把古代的东西激活,然后进行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问题。与古今问题一样,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实际上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个问题,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西问题是

一个对话和共享的问题。另外,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或理论家的一种对话。对话要真正的平等才能深入地展开。就像我们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一定要平等相待,十分的恳切和真诚,彼此才能敞开心扉,通过交谈,做到双方都受到教益。我们在对作家(作品)、理论家(理论著作)的研究中也应该是如此。把对象也当成一个值得尊崇的主体,想尽一切办法激活它,让它似乎也真的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能够袒露自己的真意;而作为研究者也自然是一个主体,能以商榷的态度,而不是以强加于人的态度,与对象实现真实的对话。只有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才是比较客观的和可靠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的。

第三是自洽原则。文化诗学的研究,应该是圆融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例如其中的阐释、比较,不能自相矛盾或前后矛盾,应该在观点和方法上一以贯之,逻辑上能自洽而圆通。你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和新的比较,但必须合情合理。所有片面的论述,其中弱点之一,就是不能逻辑自洽。

第四是联系现实问题原则。学术研究完全可以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的独立性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初的杰出学者王国维就讲得很清楚。但文化诗学的思路则如上面所述,应该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提炼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来。这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正好是现实所缺失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文化诗学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馈。当然,我们的研究可能不是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不可能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那样正面解决社会问题。但我们从诗学的视野出发的研究,可以以间接方式回应社会,不也很好吗!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问题很多。文化诗学应该有问题意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

## 序 言

童庆炳

去年5月14日,郭宝亮的博士学位论文《王蒙小说文体研究》,在经过有关专家的匿名评审后,经过了以严家炎教授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的严格的质询诸程序后,以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这是近几年来令我感到比较高兴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郭宝亮的博士论文实践了北师大文艺学学科点的一个学术理想,这一学术理想就是“文化诗学”的学术思路。郭宝亮的博士论文是从王蒙作品的形式切入,特别是从王蒙小说的语言形式切入来展开论述,对王蒙小说语言体式做了很多独到的分析,这里面的确有他自己的发现,是前人没有做到的,甚至连王蒙自己也感到,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和解读他的作品,以前还从没有人做过。郭宝亮在论文中提出的王蒙作品中反思疑问句、反讽性语言、并置式语言和闲笔,以及其语言由封闭到开放的历时性描述,都很精彩,很有新意,也很难得。郭宝亮的论文从王蒙的语言体式进而扩大到对王蒙的叙述个性分析、对王蒙文本体式特征的分析,都是很准确的。但是郭宝亮的论文并没有在此止步,而是透过王蒙小说的外在形式进入到他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中去,对王蒙小说文体所折射出的情感世界和文化心态,进行了流动性的描述和深刻分析。最后,郭宝亮的论文又将王蒙的小说文体放置在王蒙所生活的宏观文化语境中,对其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述。论文这个构思很好,先从形式分析进入到文化结构方式的分析,真正打通了形式与内容、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

郭宝亮的博士论文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从观念出发,从现成的某种理论框架出发,就像时下许多硕士生博士生论文的写法那样,先找到一个西方理论的视野和框架,然后再用这一理论视野和框架来套作家作品,从而

把鲜活生动的作家作品剪裁得支离破碎,不过成为某种西方理论的印证材料。郭宝亮在撰写他的论文的时候,是从王蒙作品的实际出发。他阅读了王蒙迄今为止发表的全部作品,看作品的哪些地方打动了,哪些地方对他有启示,哪些地方他未料想到,总之,从这种感性的具体的感受进入,最后才做出理论概括。他走的不是那种以现有理论来套作品的省劲的路,而是一条艰苦的路。这样一条路,使他能够真正进入到作品中去,进入到王蒙的内心情感世界中去,最后又能出来,概括出一种新鲜的东西。比如论文中所提出的“反思疑问句”、“亚对话”、“后讲述”等等都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正如答辩委员会决议上说的,郭宝亮的博士论文“对王蒙的研究作了新的开拓和新的推进,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总之,郭宝亮的论文很好地实践了北师大学科点的“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这是很令人振奋的。“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提出来已经多年了,但始终停留在议论的、设想的层面上,而把这一理论设想运用到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解读层面,并没有真正实现。郭宝亮的论文把这一设想变成了现实,所以是令人振奋的。

“文化诗学”的基本思路是否可以概括为“从文本中来到文化中去”?自1998年以来,我在多篇文章中都曾对“文化诗学”进行过论述。“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提倡深度的积极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俗气的不顾廉耻的丑恶的和反文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提倡“文化诗学”的现实根由,也可以说是“文化诗学”的首要的旨趣。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主义开始流行。于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时髦。本来,物质、金钱都是好东西,因此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成果的丰盈,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我们决不愿回到那种缺吃少穿的日子去;但是再好的东西,如物质、金钱,一旦成为一种“主义”,就会让我们的精神感到压抑和不安。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文知识分子能做什么呢?我们不是政治官员,不是社会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是企业家,我们文学批评似乎不能整天高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离不开“诗情画意”,我们必须是在“诗情画意”的前提下来关怀现实。那么我们所讲的“诗情画意”的前提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文本及其语言。

我理解的文学有三个向度,这第一就是语言,第二就是审美,第三就是

文化。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就是文学作品的身躯、血肉,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本体地位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语言如果是干巴巴的,如果不能渗透出一种气氛一种情调一种韵律一种色泽,总之是一种情趣,那么,这样的语言还不能构成文学,所以文学的进一步的要求,就是它“诗情画意”的品质。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说,“诗情画意”就是“审美”,“审美”是人的一种情感的评价,但又不仅仅是好看、好听这种表层的漂亮、悦耳,而是一种心灵瞬间的自由和精神的升华和超越。具有情趣、具有诗情画意的文学世界,又必然会渗透出某种文化精神来。当然,这种文化精神可能会有时代的、地域的、群体的、个体的,或者是哲学的、历史的、道德的、民俗的差异等等。语言——审美——文化,这三个向度是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文化诗学”的旨趣寓含在文学的语言向度、审美向度和文化向度中。“文化诗学”的构思就是要全面关注这三个向度,从文本的语言切入,揭示文本的诗情画意,挖掘出某种健康、积极的文化精神,用以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或弥补现实文化精神的缺失或纠正现实文化的失范。

有人问我,你们提倡的“文化诗学”,是否与目前流行的“文化研究”有关?当然有关,但又不同。对于文化研究我在肯定它的同时,也抱着一种怀疑精神。我觉得,西方文化研究基本上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它的目标是政治参与,因为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就那么几种,不外是阶级、族群、性别,因此,他们提倡的就那么几种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东方主义等等。这些主义实际上与文学的关系并不大。当然,文化批评也经常分析作品,但他们关心的只是作品中的思想观念,他们用这种思想观念来印证他们的“主义”,并不关心作品的艺术品质。因此,艺术品质很差但对他们适用的作品被经常引用,而艺术品质很高而不适合他们观念的作品则弃之不顾。用美国一位学者的话说,文化研究在整体上说是“反诗意”的。因此,他们从来不说他们自己是属于哪个学科的。他们认为文化研究是不能定位的,是跨学科的。然而在中国搞文化研究的恰恰是文艺学的教授,他们要给文化研究定一个学科位置,就是要把文化研究定位在文艺学学科中,并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学原有的研究。我一直认为,文艺学研究应该吸收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但文艺学研究是要讲究诗意的,这同文化研究是不同的。我从来都主张,文学理论建设不应该一阵子搞这个,一阵子又搞那个,一阵子提倡审

美了就专讲审美,其他不管了;一阵子讲“语言学转向”了又把“审美”丢掉了;一阵子又搞什么“文化论转向”了,就又把审美、语言全丢了。文学理论建设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是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累积性的过程。那些被历史证明是好的、行之有效的东西,得到大家公认的东西,都应该累积下来。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就是一种累积的成果,它要吸收过去诗学研究的成果,然后再加以综合、开拓和发展。这样的理论是在建构中完成的,不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实际上,西方的理论也是累积性的,在英美四五十年代,“新批评”作为一种对作品的细读方法,在他们那里已经成为一种学术惯例,不论后来提出什么新的理论,“新批评”的方法都不言自明地被累积到其中了。

郭宝亮的论文不仅给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而且还有他对中国当代作家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理解。这也许跟他的经历有关,也肯定与他的艰苦的治学精神有关。在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我衷心祝愿他的成功,并希望他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来。

2005年10月1日

## 目 录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	童庆炳(1)
序 言 .....	童庆炳(1)
导 言 问题的提出 .....	(1)
第一章 王蒙小说的语言及其功能 .....	(12)
一 反思疑问式语言:可能的文本 .....	(13)
二 反讽性语言:解构策略 .....	(20)
1. 压制性语言	
2. 拟权威语言	
3. 戏谑调侃式语言	
三 并置式语言:多样的统一 .....	(33)
四 闲笔:情致·节奏·广泛的真实性 .....	(40)
五 从封闭到开放:王蒙小说语言的历时性考察 .....	(46)
小结 .....	(53)
第二章 王蒙小说的叙述个性 .....	(60)
一 从显现性文本到讲说性文本:王蒙小说叙述语式的演变 .....	(60)
二 讲说者的位置:视角与声音 .....	(66)
三 多重视角与不定视角:多元化与相对性 .....	(75)
四 空间的时间化:建构文本双重语法的策略 .....	(79)
小结 .....	(92)
第三章 王蒙小说的体式特征 .....	(99)
一 自由联想体 .....	(100)
1. 自由联想体的联想方式	

2. 自由联想体溯源	
二 讽谕性寓言体 .....	(115)
1. 智性视角	
2. 幽默·调侃·荒诞化	
3. 政治寓言及其局限	
4. 讽谕性寓言体溯源	
三 拟辞赋体 .....	(126)
小结 .....	(135)
<b>第四章 王蒙小说文体的语境(一)</b> .....	(143)
一 王蒙的双重身份认同与“青春体”写作及其变奏 .....	(144)
二 “后革命时期的建设者”的身份认同与文体创新中的 整合思维 .....	(150)
三 从整合到超越:90年代王蒙的困惑与突围 .....	(157)
四 逍遥与独善:王蒙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	(162)
小结 .....	(164)
<b>第五章 王蒙小说文体的语境(二)</b> .....	(170)
一 话语权力秩序中的王蒙小说文体 .....	(170)
二 转型期时代文化矛盾中的王蒙小说文体 .....	(177)
三 新文学视野中的王蒙小说文体 .....	(189)
小结 .....	(193)
<b>结 语</b> .....	(201)
<b>主要参考文献</b> .....	(206)
<b>后 记</b> .....	(222)
<b>跋</b> .....	(226)



## 导言：问题的提出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眸上个世纪下半叶共和国文学史，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像王蒙这样具有如此长久和旺盛的创作热情。他从19岁创作《青春万岁》开始，迄今已有50年的写作历史了。在这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创作生涯中，王蒙已经为我们贡献出了一千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一百五十余部作品集，并被译成二十多种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sup>[1]</sup>他不仅在小说创作上成就卓著，而且在散文、杂文、新体诗、旧体诗乃至文学批评、学术研究诸多领域均有不凡的建树，他以其卓越的创作实绩成为当代文坛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然而，王蒙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他是共和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晴雨表：王蒙的遭遇正是新中国文学的遭遇；由他所引发的种种批判和争议，正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通过王蒙我们甚至可以探究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写作的内在奥秘。可见，王蒙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一个亟待解剖也颇值得解剖的个案。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作家，目前我们的研究仍处在拓荒阶段。尽管评论与研究王蒙的文章和专著很多<sup>[2]</sup>，然而与王蒙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他在当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相比，仍显得不尽如人意。王蒙的确是一个不好把握、不好研究的作家。他的作品思想内容上的庞杂繁芜，他在艺术上的闪转腾挪的机智变通，他的超出于常人的对广泛领域的涉猎，以及他的超常的智慧，都使他显出了不同于一般作家的复杂性。王蒙是难于穷尽的。对此王蒙也曾不无得意地声称自己是一只“得意的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住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地知道王蒙是谁。”<sup>[3]</sup>在这里，王蒙所言不一定就是全然正确的，最了解王蒙的也不见得就是王蒙自己，俗云“旁观者清”，是之谓也。不过，王蒙所说的这